

中國文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上册

標商冊註



戰國策精華

目錄

卷一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

……一

游騰爲周說楚……

……二

蘇代爲周說韓……

……三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四

東周

惠公

目錄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五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七

秦

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八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一二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一三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一五

張儀欺楚絕齊交……一七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一九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二一

甘茂拔宜陽……………二一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二三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二五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二七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二九

楚黃歇說秦昭王……………三〇

段干越人說新城君……………三四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三五

范雎再論三貴……………

此更端說之語意與上節大同

當自爲一章……………

四二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四四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四五

應侯論平原君……………四六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四六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四七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五一

蘇子諫秦攻趙……………五二

韓非初見秦王……………五六

蔡澤說應侯辭位……………六一

孝文王

呂不韋說立異人爲太子……………六七

始皇帝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七〇

或爲六國說秦……………七一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七三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七五

鄒忌諷齊王納諫……………七七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七八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八〇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八〇

顏觸說齊王貴士……………八一

王斗說齊王好士……………八四

田需對管燕……………八六

陳軫爲齊說昭陽……………八六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八七

靖郭君善齊貌辨……………八八

陳軫說齊合三晉……………九〇

張儀以連衡說齊……………九二

蘇秦論留楚太子……………九三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九七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九八

江乙論昭奚恤……………一二一

馮煖客孟嘗君……………九九

江乙說安陵君……………一二二

譚拾子諫孟嘗君……………一〇二

威王

蘇秦說齊閔王……………一〇三

蘇秦以合從說楚……………一二三

襄王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一二五

魯仲連遺燕將書……………一二二

懷王

貂勃欲附田單……………一一六

張儀以連衡說楚……………一二九

公孫弘爲孟嘗君使秦……………一一八

陳軫料宜陽……………一三三

趙威后問齊使……………一二〇

頃襄王

楚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一三四

中射士對荆王……………一三七

宣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一三七

考烈王

唐睢說春申君……………一四〇

或以合從說楚王……………一四一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一四二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一四三

卷二

趙

肅侯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一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五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七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一四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一六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一七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二〇

蘇代爲齊說奉陽君……………二二

蘇厲爲齊說趙王……………二六

鄭同以兵說趙王……………二八

趙奢料安平君……………二九

田單與趙奢論兵……………三一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三三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三五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三八

魯仲連義不帝秦……………四二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四八

平原君說平陽君……………四八

或說張相國重趙……………四九

魏牟說趙王……………五〇

或說建信君……………五一

魏尅說建信君……………五二

或爲齊獻書趙王……………五二

馮忌欲爲趙深談……………五四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五四

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五六

魏

桓子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五九

文侯

魏文侯諭西門豹……………六〇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六一

龐葱市虎之喻……………六二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六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六四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六六

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六七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六七

張儀以連衡說魏……………六九

惠子謂田需……………七一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七一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七三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七五

安釐王

須賈爲魏說穰侯……………七八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八〇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八二

信陵君說魏王……………八三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八七

季梁諫魏攻邯鄲……………八八

唐睢說信陵君……………八九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九〇

景閔王

唐睢不辱使命……………九二

韓

烈侯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九三

昭王

蘇秦以合從說韓……………九七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九八

客卿爲韓說秦……………一〇〇

或諫公叔輕秦……………一〇二

或說韓公仲爲秦魏之和……………一〇二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一〇四

釐王

蘇代爲韓說秦……………一〇五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一〇六

燕

文公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一〇九

王噲

蘇代爲燕謀齊當是說昭王……………一一一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一一四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一二四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一一六

郭隗說燕昭王……………一一八

蘇代遺書燕昭王……………一二〇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一二二

蘇代爲燕紛齊趙……………一二五

蘇代獻書燕王……………一二八

蘇代約燕昭王書……………一三〇

蘇代爲燕說趙王……………一三三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一三三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一三七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一四〇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一四九

剔成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一五〇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一五一

衛

靈公 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一五一

嗣君

中山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一五三

至言失時之喻……………一五二

戰國策精華 卷一

西周

赧王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

司寇周官。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

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爲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臣爲君不取也。函，姓冶

氏鐵官。爲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

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千金猶爲虧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

使衆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爲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

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

契，猶符驗也。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 游騰爲周說楚

也。以嫁之於齊。言欺齊。君爲多巧，猶詐。最爲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吝。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游騰爲周說楚

秦令樛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聞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女由，遺之大

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女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

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樛里疾以車百乘入

周，周君懼焉，以蔡、女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

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爲楚王

憂。楚王乃說。

蘇代爲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

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韓公族，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

楚王懷曰：『韓氏罷疲同。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不

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

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

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

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善射，不然之詞。教射，客欲教以射也。

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然。」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工字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

『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撐之支左右為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

少焉氣力倦，弓撥反也。矢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

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於善息矣。

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東周

惠公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

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

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

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卽田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

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秦之問鼎，本以窺周，不可謂無。但顏率至齊，請救與卻罪事，則似好事者飾之，且其文大操縱爲不類，而中間寄徑於楚，尤可疑也。

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一作醢，醬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灑然止於齊者。灑，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士卒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士衆齎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二萬。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

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

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

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

求之無益。

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爲大

人者指翠。

故能得欲矣。」

秦

惠文君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初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篲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見之。蘇子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此太史公列傳體也。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

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

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

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

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

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辨也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

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

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

天下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

秦而歸，羸滕

羸與夔通。滕行纏也。

履蹻

屨也。

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

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

是鬼谷所傳，秦游說之術本諸此。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碁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

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

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卽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

中。以議論入敘事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

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

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用。於

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

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爲門。桑戶樅樞之士耳，樅門牡也，採木爲之如樅。

忽又敘事。

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伏軾擗銜，頓銜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威過路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爲陳軫，二皆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號同。夫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

臣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

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遣之

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

王者之者疑衍。

惡使之惡也。

自以為王，時亦未至，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秦將。之善

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來，

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本其始仕秦時，自楚來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

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

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

且一作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度。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

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_{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討也。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顧猶反也。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

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諸人。

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過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

臣約車并幣，

幣非一物。

臣請試之！」

不自必之辭。

張儀南見楚王，

懷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

猶過。

大王，惟儀

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閱惟儀

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於秦重。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

而儀不

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

此，齊必弱，

失楚援故。

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

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閒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猶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直。使

末二句結得矯健。

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

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

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不尙尙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

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軫前後皆明計也，而

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

儀。張儀商於之欺，雖黔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

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

張儀欺楚絕齊交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

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言有舊。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爲寡人乎？」

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先王。甚愛之，病，吳人。

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

取謂敗齊。

覆，謂事之未露。
逆，謂事之未至。
機，機會也。

計有一二者難恃，一二言反覆計之。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非實勸秦收齊楚之敵也。

武王

扁鵲以醫諫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此如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

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

事成，盡以爲子功。茂欲誘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向壽歸以告王，王迎

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

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背同。數險，行千里而攻

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

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

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

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

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齊同。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

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

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主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喪禮自居。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同。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爲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

此亦戰國之高
士，尙在司馬錯
下。

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猶據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騎論

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韓

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外

言四國不以爲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

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爲天下笑矣。」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

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爲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

曰：『善。』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

蘇代僞謂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

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

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

而處之。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涇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齊公子。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之爲不義。以告敝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

晉楚強故不能制，婉言以動之，不走且走，活看是言此不走彼則走，必不聽趙也。

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

晉楚之勝。』

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

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

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

二也；秦少出兵，則

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

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

晉楚，

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

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

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

則秦

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

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

以齊破秦，

謂之頓劍是也。何

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魏也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

善齊以安之，

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可取。

夫取三晉之腸胃，安

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

「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下之權。數

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

益以齊地。

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

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

言近於憂。

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

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

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

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相。之大時也已。因天下

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王前有譏。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

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

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

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符同。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

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

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起得明爽。

詞氣雍容不迫。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與齊，不與通。以絕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待也。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地割予秦。王

一段。

二段。

三段。

波瀾闢而整。

反。

緊切利害。

分兩段作波瀾。

綴上。

再翻作一轉倒應。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邑，酸棗虛

桃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

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

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

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兵甲

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

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

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

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

露本意。

冷語宛轉。

只用一字綴文法。

臣聞二句開，臣恐二句合，王既二句轉，可怨可恨，不待語終，語益奇不竭。

掉二句。發問作一難。

二字照應。

一字千鈞。

第二難。

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臣爲大王

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

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免，遇犬獲之。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開。此正吳信越也。』

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王既無重，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

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爲妖者。無

所食，無人爲衣。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

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

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

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

第三難。

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深中事機，不覺傾聽。

又作一轉。

合上本意。

文字層疊。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韓魏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七邑故皆宋地。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保同。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屬。地於楚，詘猶反。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

以韓魏齊又作
三疊。

收拾步步漸緊。

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

言秦地自西海互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

危亡之事恐動之。持持劫之也。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

段干越人說新城君

段干越人魏人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

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

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繹索也。牽長，故繹

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

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繹牽長也。」言卒或短於用已所長。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此下四段，可作一篇。

范雎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

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

行而益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

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

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

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可重之。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

失，不能別之。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

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

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

之！

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其未用之故史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

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猶

傷。然不敏，自傷見雎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

不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苦。雖自謂其心良

言深。

此句爲患憂恥
三句之綱。

三不足句，又爲
下三段之綱。

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
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
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
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
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
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
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

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

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以爲榮。

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游談者，陰持之術。

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就也。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愿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愿，汗也，悅也。

駑本馬，借言其
不狡。

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

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疲敝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

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官樞紐天下之本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

附，楚強則趙附，

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

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爲上，某次之

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唯復說也。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

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

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此下史云：且欲發使於燕，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開說曰：臣居山東云云。

范雎曰：「唯先以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

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

昭王母弟。

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

不自王，而擅遣使於外。

涇陽、華陽擊斷無諱，

謂刑人無畏。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

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

王之重，決裂諸侯，

謂分割其地。

剖符於天下，

謂軍符。

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

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

戰敗，則怨結於百姓，

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

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

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

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

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

爲父！」拜相封應侯。

范雎再論三貴

此更端說之，語意與上節大同，當自爲一章。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地名。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

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

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

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謂比國於瓢。稱瓢爲器，國

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

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

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

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持也。其輔

外布，謂股肱之臣。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

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

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

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

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

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

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不敢正語築其肘，躡其踵，而以意會之。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蘇氏多此文法。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趙公子勝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此李兌事，非平原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忽

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五千金，居武安，高

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

謀者。

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

言與之和好若昆弟。

公與秦計功者，

應儵敬唐雎云。

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

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士得金復爲秦，故其謀不協。○六國如連雞，郡士

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侈其口。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

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

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

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

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

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唯稱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

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

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

疎，斥亦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故言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

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

也。伊闕之戰，韓孤勢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

二國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魏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

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

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

振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

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可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

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

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

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

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

』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

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

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

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

軍吏雖賤，不卑

於守閭嫗，

音且告稽。

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

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

惡王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

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執事，天下

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謂王稽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

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

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

然其過舉之言。

遂弗殺而善

遇之。

蘇子諫秦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

試之以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

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

而辭順，

不伐。

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

樂後也；

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復有事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大功不再。

力盡

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

復於無事。

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

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己邑，

必欲戰服，使爲己邑。

趙

僅存哉！然而四輪，

四達。

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

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

新民未服故。

則雖從而不止矣。

言且去之。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

猶事。

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

戰

勝而愈戰，則國危，危則事不止；功大而愈求功，則權輕，輕則地不入。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不止言之。故過任之

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讖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

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

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猶欲。收

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

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

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言秦不敢出

關。十年攘地，言攘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之耳。不服，而齊爲虛戾。戰敗其地爲虛，其民

爲戾疾也，莊子：國無虛厲。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僅存應虛戾，言

齊雖破，韓魏其國僅存，以其兵久而自敝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務攻伐人國，而自受

其殃。今富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

文法。

能猶不能也。

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傲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爲，而天下之馬，不皆爲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言

難者皆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佞，并楚爲三。趙奢、鮑佞

將，絕句。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

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

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

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可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

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韓非初見秦王

元作張義說秦惠王

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制也。其罪，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

陰北陽南

連荆

始皇諱其父，稱楚曰荆

固齊

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結連之

恃以爲固。

收餘韓，

韓時弱多喪也，今存者其餘也。

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

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

刃在前，斧質在後，

誅不進戰者。

而皆怯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

也，其上不殺也；

言亦殺之。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

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

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

出其

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鱸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次也。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

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與之爭。天下不

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相值。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勞弊。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

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

從其役。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

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

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

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

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

一矣；天下有比志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

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荆趙

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

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一作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中呼沱以北，中言中分之。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灌也。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

業，先世所創。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趙是謀臣之拙也。

賈歸謀臣收上起下。

此下三段，只就

伐趙一段內發

揮收拾甚是爽

勁。

收。

又開。

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

又收。

總收拾。

近時奏疏，多法此結構。

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爲首惡。○韓非一入奏，即歷詆秦之謀臣魏冉、范雎之輩，卒以忤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可不爲輕險者之戒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

燕人。

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

鬲，鼎也。人奪之。

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統緒也。與垂統同。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

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

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

己，毋二，盡公不還。

反顧。

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

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

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

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

罷同。

困辱，悉忠而不

解，懈同。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

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

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天下，而不能存殷，子胥智國，而

不能存吳，申生家，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天下國家，爲戮辱，賤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

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固、信也。

殖、阜也。

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種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

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荆造也。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拮機也。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

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秦人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此與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孝文王

呂不韋說立異人爲太子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猶貽。世，願往事爲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廝城；

故往說之曰：「子孫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

於中，異人母夏姬無寵。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趙不禮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

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爲事。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

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

居高尊位，太子孫。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

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

壽於朝生，木槿。說有可以一切，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

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

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孫立，士倉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

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

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

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講好於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

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

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秦自昭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而異人亦謂不習於誦，此坑焚之兆也。王

罷之，乃留止，止官中。閒曰：「陛下嘗軻車於趙矣，會居於趙。趙之豪傑得知

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

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右善則然。王以爲然，奇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

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

諸侯皆致秦邑。

致邑爲太后養地。

始皇帝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秦王欲見頓弱，

蔭人。

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

可矣，不卽不見也。」

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

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

「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挂耨之勞，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

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

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先激之而後信其說。

秦王悖

絕同。

然而怒。

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帝太后遷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魏無趙韓。頓子之說也。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

或爲六國說秦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或爲六國說秦

文法。

愚按二國千乘

之宋也。一句疑

有誤，或當以二

字屬上句，國字

作困字。

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

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言能案止二國之兵。厭伏也。案萬乘之國，二國

千乘之宋也。言秦能案止二國之兵，則秦視二國千乘之宋矣。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取之衛

也。芻牧薪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纍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

吾將還其委質，下抱質同。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夕令朝行；魏惠王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夏取其文。稱夏王，

夏中國也。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贊同。

執璧，請爲陳侯臣。齊陳敬仲，後故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

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齊將。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

之，至枝桑。蓋赴魏之難。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

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擗。擗，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聽

罪於楚。西說趙，使人解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

歷言強不可恃，至末獨以楚發明之，亦是結法。

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

姚賈

魏人。

對曰：

「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

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

一作帶。

以其劍。

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

姚賈辭行，

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

韓非知之曰：

「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

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

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厲同。羣臣也。」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

「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

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

知也，賈不歸四國，尙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尙焉用賈之身；以

上卽陳軫之說。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售同。不

庸，嘗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蓋鄆鄙之人爲賈者。

南陽之敝幽，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

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察其爲用，則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

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徽，職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也。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

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致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周襄，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

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鄒忌諷齊王納諫

初詳。

再略。

三變。

一轉。

再轉。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日側也，故有光艷。朝服衣冠，窺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

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

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

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

我也；妾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

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

又一轉深。

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言四方皆險固。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

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論事曲細。

溜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溜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邽車而載耳；邽、郤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

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

詞太危激，此戰國策士之習。

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

下仁義之士，皆來役處，役，爲使。處，在位。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

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

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

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

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

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

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

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僂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

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

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爲，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

爲，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營秦不虛靈甫

禹有五丞，

益稷皋陶垂契

湯有三輔，

伊陟二

相外，有諠伯仲伯答單。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

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

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

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

無端者，事之本也。』夫

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

上見下通，聖明之事。

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

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乃今聞細人之行，

王自稱。

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

觸管破此中滋味，故翻然欲晚食安步，其出處僅與蔡澤等。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娛同。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

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扞失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細糲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國齊大治。」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士大夫者，七十六人。

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詖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獨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獨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

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綵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倒法律。

陳軫爲齊說昭陽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諡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放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

齊人。

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

謂過失。

門人弗說，士

尉

齊人。

以証

諫也。

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

孟嘗君學字文。又竊

猶私。

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

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日暮進食。

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言頤過豐。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

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

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言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彼我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

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一作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

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

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齊

張儀爲秦連衡，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此取譬之說。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齊以趙爲障蔽，故云。

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

攻作破。

割河閒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悉起其兵。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懷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東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

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

從橫傀儡線索，
盡露在此。

一事而反覆作
十段，節節呼喚，
亦敘事之一法，
此著書者有意
爲文。

立之。』秦韓魏。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

可以令楚王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

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

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

於薛公。

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

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

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

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齊求地而楚與之，爲得成。則君無敗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類亦著書者敘說。謂楚王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

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割地倍於下東國。而使齊奉己。」楚王曰：

「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薛子辭也，晉以楚獻地之故。

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

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

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

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多割楚地以延長齊王。楚王聞之，恐，益割

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故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臣能去太子，使之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

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

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

去也。」謂太子曰：「夫蒞猶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

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

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

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

也，且以便楚也；

太子去，楚使之。

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

沒其便

楚之迹。

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

怒於蘇子，故曰：「可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

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爲王。又蘇子也；割

地因約者，

因爲之約齊。

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

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

」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

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

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如之者少。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

之下當有缺文，
或之字作者字，
或衍之字。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一作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

錯，舍置也。

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

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棄，遂不屑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害我，報

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粗也。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劍把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

疏也。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

債同。

於薛者乎？」

馮煖署曰：「能。」

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

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

謂國事。

憤於憂，

以憂思昏亂。

而性憊，

弱也。

愚，

沉於國家之事，

啓也。

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

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

徧合矣，乃來聽命。

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

祝孟嘗也。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

「以何市而反？」

孟嘗問也。

馮煖曰：

「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

下陳，

猶列。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

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昭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追書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王所自

佩。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

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

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

「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芥通。之

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

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

殺之爲愜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貴

雄詞奇句，出之不窮，真辯士之文。

此以一二字立意之格。

一篇主意。

富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先事則近禍首。

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

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又爲之主，衆所不與，故孤。

夫後起者，藉也；不先事

則有所資力。而遠怨者，時也。

衆不怨，足以乘時。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

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

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

帥同。

也；而時勢

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鈗，亦利。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

襲衛，車舍人不休，車舍人，謂以車舍人，非必官名。傳傳當作傅。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遯同。於魏。

魏王武侯。身被甲底同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亂馳。河山之間亂。

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

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

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

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之

世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樂與衆爲怨。事敗而好鞠

之，鞠，窮也，言途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益詐，行此六

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

下。從爲後之，不爲先事也。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不以兵爲人挫強敵。如此

勸行，若勸而行，
言其決也。

強大句是主弱，
小句是客。

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而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

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

可伐，亦不可輕。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人與之多。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

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

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而恃之。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爲人所欺。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

不用，幣帛矯蠹。矯揉變其初也。蠹猶蝕。而不服矣。倉廩實，財用足。小國道行也。此，則

強大之禍。

弱小之殃。

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莒萊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皆恃遠忽近。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

『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猶恃。也不並滅；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

手於人，不爲主也。誅不直，重伐不義也。

微用兵而寄於義，

謂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假託於義以爲名。

則

王天下可跲，不伸。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質子。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

親；衆人共事，宜多反覆；彼此割地，宜相憎俱強；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

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

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

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

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綢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

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

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用容於道路。中人禱祀，國中之人，爲

行者禱。君鬻釀，鬻猶鹽也，言釀於中，以待以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或曰亦禱祀之事。有市

之邑，莫不正事，財賦警備之事。而秦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

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

足上起下。

敘事碎而痛切，
西京以下不能
湊泊矣。

空財而共俱同。藥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酒，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鉉絕，傷

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

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櫜蔽，櫜，矢石之具。舉衝櫓，

攻械之具。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於刀金，謂兵戈。而士困於土功；

將不釋甲，碁數，或碁年，或數月。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截也。於

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

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

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

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

國二再戰比相次勝，此用兵之上節猶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

何也？不畜於戰攻之患也。尚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窮兵比勝較勝，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

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持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

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

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

惡之然。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

然則天下讎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讎，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

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闔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

縱談自恣。

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

絕下有於前二字。

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利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猶留。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以西謀秦。秦王孝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女牆。中

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

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

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

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

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

柱，以丹帛爲柱衣，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

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

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

收上。愈有波瀾，
有精彩。

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首以用兵後起，結遠怨，二端爲約，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縮期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言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正好挫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爲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襄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

渾鹵奇拔。

懼之以害。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爲亡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卽聊城也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

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斷亦棄右壤，謂平陸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

齊無天下之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相持。葦年之敝，卽臣

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

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

燕將。

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

敵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

翟之守也；

公輸班爲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

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

推臂前也。

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

國革俗於天下，

變其國俗。

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

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穰侯封陶，商君封衛。

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

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

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

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紉韉而去。韉，示無衣倒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

死，仲連之說也。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

齊人。

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

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不欲正言其毀。

貂勃

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

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

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白王使任用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

之時，楚王

頃襄。

使將軍

淖齒。

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

「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單。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

雖爲依附，實則
正論。

關，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公孫弘爲孟嘗君使秦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

齊人。

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

昭昭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爲秦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

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

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

「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爲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

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賢人。大王不好

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

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

爲陶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

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滌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

「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

志也。」以己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

趙威后問齊使

一篇皆問。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誠。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

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楚

宣王

江乙論昭奚恤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

之畏虎也。」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

楚之幸臣。

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

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何以也？」

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

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徹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避而愛弛。寵臣不避

猶退。軒。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

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

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

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

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蛻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躑音詳，趨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威王

蘇秦以合從說楚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

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官矣；趙代良馬橐它，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

縱橫之士，所以
熒惑世主者，率
以聲色玩好爲
言。

一意兩轉，舌有奇峯。

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伯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

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

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

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

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

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

爲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先君以揜覆取也。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

廉、善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買廉，言不弱小也。

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兩軍之閒，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

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

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

可以厲衆也。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

百姓離散，勞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

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讓

之朝，雀立踊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癘而殫悶，

癘，狂。殫，氣絕也。旄旄，旄也。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勞冒勃蘇對曰：『臣

非異，

言非他人。

楚使新造摯。

作摯，罪也。

楚使新造摯，楚使新造摯，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

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

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遂浦；

蓋聞一說在彼一在此。

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

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楚將。

結猶交。

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

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

楚國法也，散失其次者。

以浮於

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

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

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

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矢。其臣決拾。」

』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爲之，著於右臂以遂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

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懷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四方之國。半天下，兵敵四國；

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

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於羊，不格敵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於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秦西有巴蜀，方舡積粟，起於汝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舡舡載卒，一舡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

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亡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故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言貴者。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韓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

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

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

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

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

其勢當親。

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

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云云，以楚最强故耳。

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

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

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

今上客幸教以明制，

秦之制詔。

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

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陳軫料宜陽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朋時守宜陽。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依也。之以加德焉。」陳軫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慧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冒犯，即人不趨網。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引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頃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凡語皆兩用而不複。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_阻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_{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一本無王身至獨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

語益簡而工有
收拾。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悉五尺至六十，
一本作率吾之
士卒。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職守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出幼，六十言老，共得兵三十餘萬。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戰則有應。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四臣者，皆國士也。

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管五臣，其勇犯與？

中射士對荆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

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

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

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人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善矣。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

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

此策賦之流也。

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掄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

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有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

絕字一作斷。

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

陵衡，

香草。

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濬

一本作筭，當是附字訛。若濬則與礮同矣。盧，盧，旅同，黑弓也。

治其

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剗礮，剗，利也。礮，石鏃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抃，

失墮也。

故書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

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後語飯茹溪之蔬。茹，溪，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

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

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

所封之祿。

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

昭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考烈王

唐雎說春申君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

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言高其義。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

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

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臯棊之所

以爲能者，臯、勝也。以散棊佐之也；散爲衆棊。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

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臯，而令臣等爲散乎！」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

夫因詔爲信，

卽屈伸意。

奮患有成，

奮於患難，以能有成。

勇者義之攝收，

禍爲福，裁

少爲多，智者官之；

義之制其宜，官之主其事。

夫報報之反，

言反覆相尋。

墨墨之化，

言變化

無形。

唯大君能之。

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智勇者所可及也。

禍與福相貫，

通生與亡爲

鄰，不偏於死，

偏，猶專也。死謂患難。

不偏於生，

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

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

不寇虐斬艾，不足以橫行於世。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

言

秦棄君人之德，絕上天之命，非一日矣。

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

噬，聲也。

利機，

害之機。

上干主心，下牟

取

百姓，公舉而私取利，

舉，謂舉措。

是以國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干字一作牟。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子。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墮。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休也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漉附潰，漉、沈同，汗多故然。附、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

棘，言步蹇。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

僕，

湔洗其惡，拔除不祥也。

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聲已之屈，梁，南梁，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

於時，若此驢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